

伪满总理大臣之子张绍纪的潜伏人生(上) ◆ 王庆祥

出生在伪满总理大臣之家

张景惠之子张绍纪(1922-2014),是张景惠和七姨太徐芷卿所生,张景惠第二子,被捧为“尊宝”,从小娇生惯养,“九岁还不会自己提裤子”。但父亲对他的教育很上心,请了一位波兰籍俄语家庭教师教他,让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,能读、能写、能说,并获知不少苏联知识,有了“消灭剥削与压迫”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。1940年前后,张绍纪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,精通了日语,参加了中国青年进步组织“东北青年救亡会”(亦称“读书会”),经常往东北老家传回进步书刊。

张绍纪回忆说,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他家里来人非常多,一是希望抗日的,想让他父亲领个“头”;二是日本人,希望不用打仗就能直接进入哈尔滨;三是部属,天天跑来问到底应该怎么办。他父亲很矛盾,只是讲“看看再说吧”。当年他9岁,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,只感到他家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。继而,“维持会”在哈尔滨成立。1932年3月,“伪满”成立,张景惠到长春当上了“军政部长”,全家都搬到长春。1935年5月,张景惠又继郑孝胥之后,当上了伪满总理大臣。

张绍纪留下几帧少年时代的照片。有一帧摄于1935年底,是家人在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官邸的合影。张景惠居中而坐,左侧为七姨太,半坐在他们身后的少年是张绍纪,而右侧坐着的是张景惠大哥的独子,张绍纪的堂兄张绍维。正是这位堂兄最早让张绍纪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并从1940年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。

张绍纪说:“堂兄比我大6岁,对我影响很大。是堂兄最早告诉我,说我家已属于‘汉奸家庭’,那时我已经懂得,‘汉奸’就是坏人。原来我很崇拜父亲,气愤而高大,这一下子就完蛋了。当时,看到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馆门前挂一种特殊旗帜,上面有镰刀,还有锤子,不明白其含义。堂兄告诉我,就是‘由工农掌握政权’。我又问:‘什么叫掌握政权?’堂兄干脆地回答:‘就是说了算。’”

迪士尼浦东梦

叶永平

15.名品奥特莱斯

对于客流,陈中茂很有信心。统计显示,当年1月至9月,浦东各景点累计接待游客2002.73万人。据预测,2016年浦东迪士尼乐园开园初期游客的年接待数约为730万人次。巨大的游客量将是奥特莱斯潜在的消费群,陈中茂表示,奥特莱斯建成后营业额预计将达到20亿元。

浦东之所以要建奥特莱斯,商务委有着多重考虑。2014年国庆期间,浦东各景点接待游客124.54万人次,同比增长31%,门票收入增长41%。反观商业,虽然商家推出各种打折促销活动,但销售量与去年持平。“如何将游客变成消费力,奥特莱斯是一种很好的商业业态。”陈中茂解释说,百货商店哪里都有,但奥特莱斯上海只有几家,游客会慕名前往。

天津的奥特莱斯就是很好的证明。早前,浦东商务委与祝桥镇赴天津的奥特莱斯进行考察,其黄金周期间平均每天能达到1500万元的销售量,高峰时达到2000多万元。

浦东建奥特莱斯的另一个原因,是希望借助该平台将奢侈品消费市场留在国内。陈中茂说:“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,但购买力都在国外,我们希望能将这部分消费留在浦东。”

2015年1月,一个名叫“佛罗伦萨小镇”在上海浦东建名品奥特莱斯。中国以奥特莱斯为旗号进行“规划”和经营的购物中心已超过400家,但真正运营成功的只有寥寥数家。

2015年1月正式开业的上海佛罗伦萨小镇,位于浦东迪士尼乐园和浦东国际机场之间。小镇除了将打造出充满意大利风情的环境氛围外,更将引进众多来自意大利、欧洲、美国以及中国的知名品牌。

据介绍,上海佛罗伦萨小镇坐落于浦东新区祝桥镇华洲路和海滨路交口,位于迪士尼乐园和浦东国际机场之间,周边有上海绕城高速、华夏高架路、迎宾高速等公路交通,离地铁2号线远东大道站仅400米,另有公交枢纽规划在建,交通便捷、公共配套设施完善,计划总

张绍纪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,1940年前后,张绍纪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,参加了中国青年进步组织“东北青年救亡会”。1941年10月初,晋察冀中共组织来电,要求摸清日军动向情报,遂调张绍纪从日本回到东北地区。任务明确,就是要他利用家庭背景,了解和掌握敌伪上层人士的动向并及时报告。

1938年初春,16岁的张绍纪收到堂兄来自早稻田大学的信,劝他也来日本留学。此时张绍纪正想逃离自家,不与其父共背“汉奸”的骂名。张景惠也很高兴,他想让儿子学习日本文化,将来也能像他一样为日本效力。

1940年7月,18岁的张绍纪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,见到当时已是共产党外围组织“东京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”(简称“东北青年救亡会”)成员的堂兄(此时已化名丁非)。堂兄介绍他加入了组织。“东北青年救亡会”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张为先(共产党员)、丁宜、赵家宾、侯洛、田琛、赵冬白、夏航、高亮、丁非等在日本东京创立的“东京反帝大同盟”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“东北留学生读书会”三个秘密抗日组织于1938年合并而成的,到1939年会员已发展到60余人。在堂兄的引领下,张绍纪接触了马列著作,看过不少巴金、曹禺、老舍的文学名著,他的精神状态从此好了起来。过去是一个富家子弟、豪门小少爷,不得不忍受周围同学的鄙视和嘲讽,内心苦闷,找不到出路;现在他加入了地下秘密组织,起了变化,立志要走出去为国家干大事……张绍纪树立的人生目标是抗日,“不当亡国奴,要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!”

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潜伏者

1941年10月初,晋察冀中共组织来电,要求摸清日军动向情报,遂调张绍纪从日本回到东北地区。任务明确,就是要他利用家庭背景,了解和掌握敌伪上层人士的动向并及

时报告。还在留日期间,张绍纪就被组织派遣,以“回国探亲”名义,刺探军事情报。新的任务给了他新的身份和新的人生,在国家与亲情面前,他选择了国家,当年尚不满20岁。

1941年,世界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,德国入侵苏联,苏联遭受重大损失,苏德之间处于胶着状态。斯大林担心苏军重兵驻扎的远东,担心日本人抄俄国的“后路”,所以急需获得日军作战的目标和动向,以便调整战线,能把一支强军调往急需的欧洲战场。

而这时的“伪满”,却承担着向远东伸展之日军提供物资供应之“重任”。作为“伪满”总理大臣,张景惠是日本重要合作者,他能够接触日军高级核心机密,手中握有相关重要文件。张绍纪的忽然归来,本应是一家人高兴的时光,但站在父亲身边的青年却一点也不轻松不起来。

任务在身,张绍纪主动修复与父母的关系,似乎更融洽了。张景惠有个常带的小挎包,常放在七姨太房中,装有“伪满”机密文件。张绍纪便利用母亲去打牌的空隙,进屋偷看,抄录重要文件。那是一个周末,张景惠在家打牌,儿子就陪在身边。张绍纪很盼望能进入父亲的办公室,但平时这里是不许任何人进入的。这天,张景惠输了局,让儿子替他去办公室取钱。张绍纪因寻找机密文件稍微拖长了时间,父亲亲自上来查看了,还好张绍纪及时把机密文件藏入怀中,没被父亲发现。好危险!

张绍纪看到了文件的内容: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集结南下,1941年11月26日,山下

25.妈妈,流着泪向前走

已经四十八岁的北京“失独”妈妈黄丽也一直想再生一个孩子。她和丈夫到医院咨询,医生告诉他们,大部分妇女五十岁左右进入更年期,绝经后不再产生卵子,而她现在已经四十八岁,卵子的数量和质量很难说,自然怀孕几率不大,试管婴儿手术的成功率也不高。

“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,花再多的钱、吃再多的苦我也不在乎。”黄丽说。这两年,她在一家民营医院总共做了三次试管婴儿手术,七八次人工授精,再加上各种检查和药物,已经花了十多万元,而且每次打针取卵都很痛苦。最后一次,为了不影响卵子质量,她听从医生建议没有用麻药。当时她泪流满面地躺在病床上想,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可是,这次还是失败了。

折腾了两年,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右侧卵巢严重肿大,右侧盆腔有粘连,甚至乳房也出现了肿块。而且每次手术失败都伴随着莫大的精神折磨,她不知道还要承受多少痛苦才能再次当上妈妈。丈夫实在心疼她的身体,劝她放弃,但她还想坚持下去。她说,为此付出再多也不后悔。

实际上,高龄“失独”母亲怀孕生子的还是大有人在。南京的王女士,五十三岁,连做五次试管婴儿手术后,终于在2008年8月生下一个男婴;江西萍乡的郭敏,在五十六岁的时候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产下一对龙凤胎;安徽合肥的盛海琳在六十岁的时候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“智智”和“慧慧”,也因此打破了生育极限,成为中国最高龄的产妇。

试管婴儿技术于1978年7月25日诞生于英国,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,其技术日臻成熟。目前,全球平均每年有五十万对试管婴儿出生。我国的北京、广州等城市每年申请做试管婴儿手术的超过两万人,南京、杭州等城市每年逾六千人,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“失独”父母,他们坚韧、执著,以惊人的毅力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,三番五次地进行手术,为的就是圆上再度成为父母的梦……

一位“失独”妈妈对柳红说:“我没有你坚

奉文已秘密抵达三亚。就是说,后来被称为“马来亚之虎”的关东军大将山下奉文已经奉派“南进”,前往东南亚。可见,日本军国主义的方向是“南进”,而不是北上“与德军夹击苏联”。这正是苏联最关注的情报!当时有“欲知关东军动向,就要找到山下奉文”之说,获知他的动向,也就探听到了关东军的全局进展。张绍纪迅速摸清了山下奉文的动向,就此报告苏方,斯大林也就此认定:远东地区日本的威胁已不复存在,苏军可以大幅度调回欧洲战场了。

应该说说明的是,张绍纪虽然提供了日军“南进”而不是“北上”的具体细节的情报,发挥了一定作用,但不应无限放大。当年,日军以“南进”为主方向已经近乎明朗化,且日、苏两国也已签订了“互助友好条约”。后来,苏军进入东北,日本还认为是苏方“失信”“违约”呢。

1943年,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,日本本土,特别是东京不断遭到美军轰炸。这年9月,张绍纪受命,尚未毕业就以“避险”为由结束留学生活返回长春,进入王道书院读书。这期间,张绍纪,张绍维以东北救亡总会“长春情报小组”成员的身份,正式开始了跌宕起伏的“潜伏”生涯,按照党的指示搜集日军情报,安插我党同志。据可靠史料记载,跟他们同样战斗在地下情报战线的青年还有很多,先后潜入“伪满”在“新京”的一些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机构,以取得合法的社会职业为掩护,搜集各种情报。其中高亮、马昆山、王焕辉打入了伪满“国通社”当记者,夏航不仅是伪“国通社”记者,还是伪文教部的编审官、法大教授,公开身份为他们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。他们也是有分工的,王焕辉负责联系伪经济部,夏航负责联系伪文教部,关克则当上了伪军事部秘书官室的秘书,田琛在伪国务院官需局任职,于清怀在伪军铁石部队任中校参谋、教官。高亮就是通过张绍纪、张绍维,联系伪国务院的“东北青年救亡会”的同事,经常以“会友”“研究学术”为名,到张景惠官邸、家宅搜集情报,以及召开秘密会议,抄写与藏匿重要情报与机密文件。

强,我每天都要哭。”

柳红告诉她:“我自己也哭,哭并不是不坚强,是流着泪向前走。为了孩子,我们也要好好地活。”

柳红,就是著名的癌症少年子尤的妈妈。自1998年起,柳红担任我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的研究助手达九年之久,现为独立学者,自由撰稿人,主要作品有《八〇年代: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《吴敬琏》等。但人们更愿意记住的是,她在儿子子尤病逝后的坚强与隐忍,以及她继续用一份伟大的母爱,为儿子编辑出版作品,坚持在子尤的博客上更新内容,将爱传递下去,引领更多有着和她相似经历的人走出痛苦,走向新生。

她的儿子吴子尤,1990年4月10日出生,极具文学天赋,被称为“天才少年作家”,出版过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《我是翩翩美少年》《你好,男生子尤》等作品,深得李敖、郑渊洁、韩寒等知名作家的好评。2004年3月24日,正在北达资源中学上初二的他被查出患有纵隔肿瘤,后又因为化疗得了白血病。两年多的艰苦治

疗,被子尤乐观地概括为“一次大手术,两次胸穿,三次骨穿,四次化疗,五次转院,六次病危,七次吐血,八个月头顶空空,九死一生,十分快活”。他对待疾病和人生的乐观态度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,住院期间,他开通了“子尤的博客”,很快,博客的访问量高达五百八十二万。

然而,他还是去了,可爱着子尤的人们依然在他的博客中流连,他们中有老人、中年人,还有很多孩子。在这里,人们传递、分享美好的情感,有人把这里当作精神家园,有人把这里当作心灵的寄托。

柳红被深深地触动了。这位从痛苦中走出来的妈妈,决定为儿子将博客更新下去,让儿子的爱在人间继续。她一边写着《八〇年代: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这部巨著,一边整理编辑儿子生前来不及出版的《画天》《灵芝芬芳华蓉》等书稿,同时还与遭遇相同命运的妈妈们聚集在子尤的博客里互诉心声。

中国“失独”家庭调查

韩生学

